

228597.



卷〇七三七 堂字

卷〇七三六 堂字

永樂大典



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三

六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衢州府城東隅趙化寺之側六賢者晉國志簡趙公鼎翰林侍講學士文定范公冲侍御史諫議馬

公伸吏部尚書瑞明文定公汪公應宸刑部侍郎賈文閣學士劉公穎太子詹事汪公達也志簡寓於衛內輪范公建吏守衛因居焉馬諫議以忠言去國子孫寓衛胡文正請于朝而錄用之瑞明寓城中趙化之雲山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同訪於雲山講學惟劉賈學為衛人居岑塘生長是鄉餘皆以道德文章維人景仰非若官遊者棠蔭桐鄉之愛繫為人心而聞百年餘惟六賢是祠初在雲山之旁咸淳初太守王已念此地有朱呂先生遺跡葺葺朱呂祠扁書堂曰明正而祠六賢有招六賢之歌曰矩矱兮終焉風節兮凌厲鶴媒兮一空宇宙兮莫窮六賢去兮不復返魂漂搖兮渺何在飛揚千里兮增冰峨峨雄施九首兮壺峰繁多挾飛仙兮同遊揖清獻兮並榜俯幽蘭兮延佇塞杜衡兮曾處援北斗兮椒漿聊徜徉兮

此寓而子城市煢燼。而書堂儼然。朱呂遺跡。六賢高風。尚可挹也。蒼梧郡志亦舒勉六賢堂記。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吳士愛。愛第一子。厥後。漢三國志。欽字子休。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自名家。後仕莽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愛字成彥。漢茂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厥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亂。乃已歸。愛表為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掩交廣。愛以厥入質。權以厥為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亨。舊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興是邦者。七人為之。立堂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費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奉其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敬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卿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先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紹聖二

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太原志平定州六賢堂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峯陽人。文章德業冠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再珪輩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構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堂廢於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七賢堂

元一統志東漢桂陽六太守。衛瓌。張亮。許荆。樂巴。度

尚周昕。臨武長。唐基為七賢。建堂於郡學。堂在輝州之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村。晉王戎。向秀。阮籍。咸劉伶。嵇康。山濤。世謂之竹林七賢也。今為道士觀。渾源劉祁。京叔觀。記在焉。或謂太守魯有開。白雲先生張愈。蜀公范鎮。老泉蘇洵。東坡蘇軾。穎濱蘇轍。山谷黃廷堅。先後經行。取其詩章。

翰墨刻置堂上。仍繪七賢像。右司陳損記。今廢。或謂山濤向秀劉伶嵇康阮籍阮咸王戎也。今古題詠甚多。元裕之有詩云。石潭高樹映寒藤。閉有沙甌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水上盤院不見人。煙中白鷺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我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餉名酒。獨酌水邊。愛州府志堂在開化縣治西三十里華埠。宋江續江少虞題令裕程俱等讀書之地。有二堂基。七人皆有文行。故稱賢。南軒先生為賦詞。清漳志嘉定癸未。龍溪縣令江叔豫建祠。濂溪二程。橫渠文公。以周名第。高東溪配。廣陵續志彭方七賢堂記。惟揚自國朝慶歷以來。忠獻魏王韓公。參政文忠歐陽公。集賢學士劉公。申國正獻呂公。內翰文忠蘇公。皆嘗填守既去。人思立五賢祠于平山堂。大觀政和間。詠議忠肅陳公。忠敏任公。既淮郡。後葬西山。距城財三十里。政之郡志可覆也。比者邊亭倣擾。主帥備禦無策。舉城外廬舍付之一炬。於是堂不復存。且樵採不禁。卒楮二墓之木。今帥承宣使畢公。方議補植松檟。且欲一新。所謂平山堂者。而倣德未暇也。歲在戊辰。戎事甫定。方適備分。教登欄檻之故址。懷舊祠之煨燼。歷成樓而西望。傷喬木之翦棄。退而論于同志曰。惟七先生道德文章。議論節操。編之汗簡。固將鏤鐫百代。不可磨滅。然此邦乃其甘棠所憩。而封斧

所寓。今顧未有以爲祠祀觀瞻之所。非吾徒之責歟。乃白于府。開明倫堂之東偏。肖繪遺像。以春秋致祭。使忠肅公之孫某請于參政妻公。爲大書扁額。以七賢名堂。凡藏脩游息于是者。過其傍。思其人。肅然起敬。庶知所以自勉矣。太子詹事鄒公奉使經行。問之曰。此正學校事也。許爲記之。會出鎮東南。未能即請而鏡之石。方自言踐更有日。輒抒區區所以建堂之意。揭于壁間。以俟夫記之成。

八賢堂

藤州志堂

上鍾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問。李賀。蘇軾。蘇轍。秦觀。黃廷堅。李光。廣州志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強取本朝賢牧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暉。陳世卿。陳從易。張頤。立祠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樂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潮州三陽志王宗烈八賢堂記。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晏。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歎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榮而爲植物。則椒櫚梓杞。神而爲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爲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艱是

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推選致理
象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
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厨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可得哉胡
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
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掬其輕重為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
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
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授直
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則未老解歸注籍仙官遽進吳公則有祿
避兄知已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毅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
方吳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謾其說山川猶
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母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
明雷霆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
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中爰命我侯發而幽光啓其
往蹟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貌煙閣勒功
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顯
川八賢之譽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

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爾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親盛事。疎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

九賢堂

興地紀勝吳周鮑晉虞溥王廙梁陸襄隨柳莊梁文譙唐張廷珪顏真卿李復

李吉甫馬植增為十一人。宋王十朋梅溪集猶起才難數。同時九賢臣。鄱陽十載守。賢豈許多人。

十賢堂

元一統志愛州

府治有王侍御十朋所記十賢。屈大夫嚴刺史諸葛武侯杜少陵陸宣公韋丞相。白文公居易柳文公冠某公唐質肅公介續得其宋玉源乾曜李適之李吉父溫造程伊川黃太史嘉熙兵廢興地紀勝堂在麻姑山仙都觀。顏魯公祠堂內陳彭年字永年。李觀字泰伯曹鞏字子固布字子宣。肇字子開。晁無咎字補之。呂南公字次儒。鄧溫伯字聖求。朱京字世昌。彥字世英。皆盱江先達。有聞於時者。紹興九年郡人蔡延世立。廣州志堂在子城上。元祐經畧張頤取前代賢牧十人。滕修吳隱之王緄宋璟李尚隱盧象昇趙孔幾盧鉤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夷舶歲至。珍異叢夥。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史民師表。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宋史蔣之奇傳。之奇知廣州。加寶

文閣待制時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
隱之宋瑤盧象昇鮑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化其習雷州雷陽志自
某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初立於西湖之上丁謂章惇
祭於門外堂有祭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租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
田隨堂必復矣元一統志雷州舊有坡顛二公祠及某公館李文定公祠
皆散在諸處咸淳甲戌創此堂于西湖之濱十賢謂冠某公準蘇文忠公
軾文定公輟淮海秦觀李忠定公綱折樞密彥質任忠敏公伯雨李莊簡
公光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鉉也實祐丙辰大魁公作記文天祥記曰
國朝自天禧造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
目於雷無不興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
聖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輟以
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接別駕猶
至也未幾章子厚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編脩
胡公鉉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
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而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
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雅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宸鑑得

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愍如
有懷。乃歎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瞻庵。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
興起前聞。一朝阜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
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升降。
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
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
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患。而諸
賢失落。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威德事也。祠經始於九年十
月吉日落成。侯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賴。屬余記。余不敏。叙其凡復為
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詞曰。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李兮被不祥。
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為質兮。三辰為
光。保我有國子。萬年其昌。廣陵續志。汪統題寶慶改元。孟春中。敬拜十
賢于學宮。謹哦唐律。詩書流澤自宮牆。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
下土。清時群牧威惟揚。固應奕世思功德。曾與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斯師
執殯寒泉一勺薦春觴。岳舸次韻。傑字輩聯接孔牆。威朝人物仰堂
堂。憑誰曾識棠陰蒂。嘶驥何堪批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

梁平山遺像猶多闕事。赴春風薦羽觴。惟揚尚德之祠有二。此堂雖已
葺。平山所祀上止五賢。又棟宇剝落。不無望於妥靈垂教之仁。故末章及

羣賢堂

澧陽志劉子澄撰澧州群賢堂記 四明林公岳守澧
之明年議祠澧先賢稽載驗聞於祥符郡志得楚相申

公鳴於晉史傳得吏部尚書車公胤宜却內史猶子該內史周公綬於唐
史志得校書郎李公群玉曰澧產也祠之宜既又曰楚三閭大夫屈原公平
嘗遊澧作九歌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嘗讀書安鄉處士蘇公庠嘗家焉則
寓澧者也祠之亦宜乃瀕龍潭築室繪像而識名氏命澧尉劉子澄董役
焉既成復俾為記子澄不敢辭也謹按申公相楚誅白勝以父死賊故自
殺靈均不忍去宗國尸誅而後已尚書忤會稽王公子被害該奉叔父命
約楚王舉義見殺於道將內史僅免然抱志以沒李蘇二公則又詩人云
不顧仕或仕輒棄去仕而行者文正耳八賢落落千載間其出處不濟若
此一旦合祠如蕙諸黨豈非賢守以有材尚澧且風澧歟嘻正王旂民士
志然也今澧賢八而徇志吞肥遯者有志斯世者可以懼矣窮而在野解
曰獨善出身許國則有君父焉所逃命義之戒哉變臨乎前舍生取義可
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識微之士芥視軒冕而弗顧歟賢其人而迹其

所以避。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仕已時也。死生命也。古之達人。仕已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況其間得全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焉。歌曰。王辱兮忘家。國安兮親寧。素何有軀兮而焉。自形寧隕絕兮無生。望蒼穹兮痛徹。君精誠兮為列星。蕙有兮椒漿。歷芳蕪兮薦君堂。君不來兮予愁。渺貝宮兮誰告。高丘之人兮為君妬。聊澧浦兮消遙。熠耀兮高明。讀經兮漱芳。仕不辰兮經以不信。鑒道直兮難行。人心險兮劍戟。公歸來兮故鄉。陰救陽兮血塗野。臣力微兮肝膽怒。晚塔庭兮邀諸子。往問道兮戴盟主。陳志誠兮冠期舉。事危就兮天弗假。天高兮蒼蒼。君素何兮歸來雙。蘭之江兮有洲。環堵兮蘭幽。胡獨微兮臺閣。留不歸兮馬求。詠歌兮卒歲。名與兮江流。酌水兮澧清。酌月兮洞庭。公讀書兮湖上堂。波濤卷兮胷中甲兵。浩然兮長在。烟水兮茫茫。鶴書賣兮林丘。假載徑兮予羞。曳杖兮長歌。清風賓兮明月友。雲山兮未改。羌何日兮公遊。廣信府永平志。陳文蔚撰。群賢堂記。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棋布。徧滿州縣。宜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

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剝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嚮。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闡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昔漢章侯朱雲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求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幾鼎新縣庠。植僵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經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飢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而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脩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

賢扁之。做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屬志聖賢之學。而耻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乎。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暮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謄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書之。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二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衆賢堂

鎮江志丹陽縣學有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丞相頌。陳脩撰東。蘇居士廬。或曰蘇丞相讀書堂也。宋嘉

定間。徐宰文度遷于學之西廡。歲久弗葺。實祐五年。趙軍與陳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

會賢堂

葉石林老

人避暑鉅。李公武私第。為會賢堂。詳開燕堂下。

禮賢堂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也。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

軒檻。以砥礪為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

希賢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汪權縣友真。字清之。婺源人。南冠師魏文靖公。為書堂。

扁曰希賢以勉之。

友賢堂

京口續志友賢堂詩 史君宵次妙難窮期會紛紜肯計功厚德已綏千里達高懷猶寓一堂

中。顏徒想合居前席。會伍應慚拜下風。華榜巍巍瞻瞻睇久。了然心目忽疏通。京口詩集郡守總領大卿蔡公洸子平友賢堂詩 築堂傍西廡。非悅

輪奐美。公餘竟何之。行行輒至止。紛紜屏玩好。周遭羅經史。晤對今偉人。尚論古君子。擇善固毋倦。勝良自自喜。衛公骨雖朽。妙語猶在耳。

尊賢堂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洲縣志高斯

得尊賢堂記 眉山宋仲可楚材主長洲縣學。既創邑庠。群百里之士而教之。復闢一堂。館先賢而祠焉。以書來留。昔者王元之令於斯。范文正生

於斯。蘇內翰游於斯。魏鶴山寓於斯。四賢相望三百年間。大節瑩瑩。交相輝映。吾欲合而祠之。使國人弟子想其高風。有所矜式。為我記之。予始疑

焉。以為古者旌別淑慝。彰善癉惡。所以崇植風聲。底厲州黨。教莫先焉。然必鄉之父師。乃在此位。今自范公之外。三君子皆異邦之人也。於義何居。

穆然以思。乃得其說。古者有道有德之人。祭于賢宗。學校之尚賢也久矣。夫賢者在天地間。如景星鳳凰。無間遠近。莫不傾慕。而况嘗居是邦。遺風

餘烈耿其未沫。則社祠尸祝。以儀國人。其為旌淑彰善也大矣。且四賢皆以正學直道立人之朝。三尺之童。知之有不待論。子獨歎其誠信之度。若合符節。其天之所為邪。抑偶然而相似邪。元之賊三黜。以見志。其窮甚矣。若又正之。侘於夷簡。內翰之困於荆舒。鶴山之抑於權幸。凡皆棲遯十有餘年。而不得伸其流落不耦。四人而一身也。元之遇太宗得其時矣。其用少貶。竟以不用。然文正大用於慶曆而不能久。內翰被遇於元祐而不獲安。鶴山執政於端平而卒見逐。皆非不得時也。而終不得有所成就。其用之不盡。四人而一身也。嗚呼。天之生之甚難。而人之棄之甚易。豈天之與人果異見邪。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四賢之跡雖不盡同。而其不遇大致則一。予知四賢之居是堂也。明靈合德。上下同流。以其遺直孤忠。啓祐後學。俾為君子之歸矣。學者而登斯堂。其亦慨慕乎其人。自責其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患力之不足。嗚呼。其亦懇勉之哉。九江志林時吳尊賢堂記。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舍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大極。不由師授。遂繼絕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

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掃垢塗。瘞以瘠民瘼。鉅荒剝蠹。以束吏姦。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諗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諸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巖然如光風霽月。灑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踈然慕肅然敬。如親矩衣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戶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漫漫流弊。必至駕僞翼虛。盜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瓊臺郡志。昔東坡買得曹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譚景先新祠先生故居爲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夷。千年桂醕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祇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更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庶事百年譚太守。却